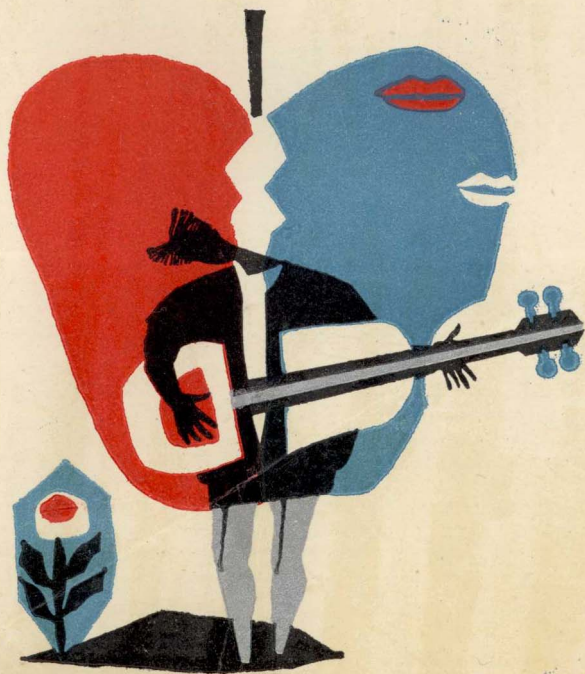


两 瓣 心



萧
著

沈阳出版社



1008013
124/5
<2035>

两 瓣 心

徐州师院图书馆



22281128

潇 潇 著
沈阳出版社

805 H1 74221

(辽)新登字12号

两 瓣 心

潇潇 著

责任编辑：滕建民

封面设计：张君华

责任校对：李东训

版式设计：姚德军

沈 阳 出 版 社 出 版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13纬路19号)

锦 州 印 刷 厂 印 刷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1/32

1993年3月第1版

印 张：9.375

1993年3月第1次印刷

字 数：190千字

印数：1—4000

ISBN 7—80556—924—X/I·230 定价：4.50元

王逸飞走出教学楼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。

几天来，他的心情一直很沉郁。他实在舍不得江晶晶，从大一到现在，已经默默地爱她两年多了，自己还没向她表白，却替老四给她写了一封情书。无人能理解他内心的苦衷。整整三天了，老四还没得到任何反应。其实他知道江晶晶不会轻易接受老四，可是自己呢？从此就真的放弃她了吗？

他想到另一个女孩。这样也好，可以一心一意地爱田亚了。

夜色很美，静静的月光轻轻地走下来，五月的校园里涌动着层层花香。礼堂那边仍然舞曲隐约，已经有人在往出走，大概快散场了。还不到十一点钟，宿舍里肯定不是在“拱猪”，就是在打桥牌。王逸飞低着头，慢慢向体育场走去，路灯把它瘦高的身材不断地放大缩小，缩小放大。他看着自己的影子，感觉到生命一点点增加的重负，每个人给别人的印象也许就是这样吧，非大即小，非小即大，难得与你的

本身一致。而你就是在这样的世界里与人相处，寻找自己，实现自己，加入社会的组合。

王逸飞在宿舍里年龄是最小的，被舍兄们亲切地称为“老疙瘩”。他们六个人相处得亲如兄弟，但最被关照的还是老四侯天亮。他来自沂蒙山区，家境比较贫寒，为人老实厚道，有一种内在的骨气。作为班级的生活委员和全系的生活部长，王逸飞最关心的就是他，他们相处得也最好。可是老四也暗恋着江晶晶。这是他所没有想到的。

前几天中午，老二张迪无意中发现了侯天亮给江晶晶还没写完的一封信。整个宿舍顿时被轰动了，谁也没想到老四有如此勇敢之举。侯天亮满脸通红，差一点和张迪急了，直到大家全都答应为他保密，帮他出谋划策，才算原谅了张迪。在众口相逼之下，他承认这是对江晶晶的第一次“行动”。然而他的“辛勤成果”在一阵玩笑中被善意地否定了，认为应该增加艺术性，增加优美和风度，舍兄们一致建议让王逸飞替他修改。王逸飞是“太阳雨”诗社社长，公认的数学系才子，自然义不容辞，但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对他的一种考验。他知道全班同学都怀疑，都琢磨不透他与田亚和江晶晶的关系，所以每个追求她俩的人都把他设想为第一号情敌。他不想泄漏内心的秘密，也不忍心拒绝侯天亮，因此尽管极不情愿，还是答应了。

但他真的舍不得江晶晶。一年级的時候他想过转到中文系去，后来没提出来，就是由于班里有她和田亚，她们都是那么的出类拔萃，能和她们同窗共读，比什么都幸运了。田亚是他的老乡，戴着一副眼镜，气质高雅、文静，只是优美的声音和甜甜的微笑不那么常见，使一般的人感到清高孤

傲。江晶晶则是人见人爱。她是四川乐山人，典型的南方女孩，娇柔善良中透出灵秀和清纯，声音温婉如莺，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让所有的男生迷醉。他曾奢想如果能得到她们之中的一个，就要感谢上帝了。可后来却为不知该更爱哪一个而苦恼万分。他埋怨上帝为什么不把她俩合并成一个人，那样的话，他会不顾一切地追求她。

他坐在体育场的石阶上，托腮而思。

这所校园是依山而建的，因此地势很高，虽不能俯瞰整个市区，也给市民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，山叫相山，实质是相山山脉的一部分，有二、三百米高。山下是安徽省最北部的一个小城——淮北市，煤师大就在这个城市的东北角。就是这样一座城市，一个校园，把他和她们连在一起了，也许是今生今世，永永远远，也许在他们之间会有一段故事，平凡的，或者动人的……

他感到一身都是矛盾，学的是数学，爱的却是诗歌，迷恋着田亚，又舍不得江晶晶。他觉得人的一生好像就是为了摆脱一个又一个矛盾，去实现自己日日夜夜的梦想。

望着那轮已经见圆的月亮，他又沉浸在无边的遐想之中

.....

“嘿，逸飞！”

王逸飞突然被人拍了一下，惊得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中文系的章叶和江晶晶。

“章叶，将来谁要娶了你，准是倒了八辈子霉！”干这种事的不可能是江晶晶，王逸飞站起来，两眼还瞪着章叶，他着实被吓了一跳。

“火气小一点好不好？天下之大，我就是为自愿倒霉的。

人而生的！”章叶最喜欢打嘴仗，她调皮地看着王逸飞。

“哦，老天保佑，让他走运！”王逸飞说着，看了江晶晶一眼，他们都笑了。

章叶也是大三的，住在江晶晶的对门儿，她们俩是在“太阳雨”里熟悉的。说来让中文系的同学脸红，偌大一个诗社，竟让王逸飞当了社长！可全校同学中只有他的诗歌在杂志上获过奖，再加上他有学生会工作的经验和影响，所以他任社长也是理所应当。江晶晶加入诗社，是为了能有更多的机会和他接触。她对他有一种崇拜感，相信他以后一定能成功，干什么都能成功。另一个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王逸飞发表的诗都用“逸飞”这个笔名，她加入诗社，就不怕这样称呼他了。

“哎，刚才你在想什么？是不是又诗情萌发了？”章叶问王逸飞。

“我在想月亮不过是一块大石头，竟让人写了几千年。”王逸飞看了她们一眼，故意开了一句玩笑。

“你真对不起月亮，什么时候那块石头掉下来，应该先砸在你头上！”章叶一边恶狠狠地说，一边拉着江晶晶坐下去。

王逸飞也重新坐下，趁章叶不注意，把一本书垫在江晶晶的连衣裙下。江晶晶温柔地看了他一眼，他却又在看月亮。

“你们知道月光的故事吗？”

“月光的故事？”江晶晶和章叶都感到很新鲜。

王逸飞见她们很感兴趣，便有声有色地说：“月亮本来是一块不能发光的大石头，但是由于它挂在高高的天上，每

天晚上都有许多目光在它上面寄托对亲人和朋友的思念，月光就是这些目光的反射光。寄托思念的人越多，月亮就越圆。这些目光不仅有人的，也有鸟的，昆虫的，青蛙的……”

“青蛙也有思念？”江晶晶已经听出王逸飞是在自己编故事。

“有啊，男青蛙思念女青蛙！”王逸飞顺口说到。

“晶晶，刚才这里就有一只大个的男青蛙不知在思念哪只有福气的女青蛙呢！”章叶颇有深意地瞅了江晶晶一眼，笑得伏在她背上。

他们全都忍不住笑了。好一会儿，王逸飞问她们：“这么晚了，你们怎么也到这里来了？”

章叶仍然搂着江晶晶：“因为不光有男青蛙思念女青蛙，也有女青蛙思念男青蛙呀，所以我想干脆做一件好事，让青蛙相会吧！”

王逸飞和江晶晶一下子都不说话了。章叶自感失口，还是王逸飞反应得快：“别说乱七八糟的了，我出个谜语你们猜吧。”江晶晶偷偷地瞥了他一眼。

“癞蛤蟆当红娘，打一俗语。”

章叶一听就明白了：这是冲我来的呀，真是好心不得好报！江晶晶窥了章叶一眼，笑着说：“费力不讨好。”

是费力不讨好，可这不等于承认自己是癞蛤蟆了吗？章叶并不傻，她连忙说：“不对，谜底应该是‘专管癞蛤蟆的事’。”

“哪有这样的俗语呀？应该是‘专管用不着的事’。”江晶晶反驳章叶。

章叶狎昵地瞪了江晶晶一眼，她正在娇笑着瞅她。好嘛，你们已经结成统一战线了！她掐了江晶晶一把，小声说：“回去再跟你算帐！”这时王逸飞得意地对她们说：

“你们都上当了，谜语是我胡编的。”

“母猪喝多了，嘴里吐不出好东西！”章叶耿耿于怀地说。她心里想：哼，让我当完癞蛤蟆就想拉倒？没那么容易！

王逸飞笑了：“咱可是男的。”

“男猪也一样！”章叶话一出口，自己先笑了。

江晶晶看够了热闹，对他们说：“猪和癞蛤蟆又没惹你们，你们干嘛都和它们过不去呢？”

“还是晶晶善良，干脆这些殊荣都归你吧。”章叶立刻把矛头指向她。

“去你的，还是你自己留着吧！”江晶晶拍了章叶一下。

“女人在一起，就要发生内战！”这回王逸飞成了看热闹的。

“好女不和男斗！”章叶搂着江晶晶说：“对不对？”

一个男人不可能是两个女人的对手，王逸飞明智地改变了话题。“我也不和你们斗了，明天去野餐，二位小姐有兴趣吗？”

“哦，太妙了！”“去哪儿？”“几点钟？”江晶晶和章叶同时问他。

“你们在宿舍等着就行了，早饭后我和孙文涛去找你们。”

“那一定还有方雪了？”

“也许吧，不过那是孙文涛的事。”王逸飞瞅着江晶晶笑了一下。他知道她和方雪很投机。

“要带锅吗？”章叶像马上就要出发似的。

“不带锅就没意思了。”

“还得带水，我可不吃河水做的饭。”

.....

他们往回走的时候，已经半夜12点多了。校园静谧得如同林中的湖泊，只有他们的脚步声和谈话声，还在温馨如梦的夜色中轻轻回响。淡淡的月光洒在他们的肩上，仿佛有无限的羡慕。

“逸飞，你说将来孙文涛要是留不下来，他和方雪可怎么办？”

“往一起调呗！”

“你说他们能……”“我有点为他们担心。”

“担心结局？”王逸飞莫名地看了江晶晶一眼。

“嗯。”江晶晶在想着什么，没有抬头。

王逸飞沉思着说：“结局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爱本身。如果能及时发现值得自己去爱的人，即使不能如愿以偿，也已经十分幸运了。”

“你说的有道理，可是……幸运并不都等于幸福呵。”

“幸福只是一种感觉，一种得到满足和慰藉的感觉。由于对生活的奢望不同，每个人的幸福感也会因此有所差别，假如你各个方面的奢望都能不断得到满足，那实在是一种幸运的幸福。可是否则的话，我觉得只要你没有错过机会，只要你认真努力了，也就不会有后悔和遗憾。你说呢？”

章叶夹在王逸飞和江晶晶中间，像夹在一对儿倾心交谈

的情人之间似的，感到非常别扭。此刻她抓住江晶晶的空子对王逸飞说：

“你像个哲学家，更像个演说家。”

“还像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？”王逸飞笑了。

“这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可没这个意思！”

“你看江静像不像个多愁善感的女诗人？”王逸飞看了一眼忽然沉默下来的江晶晶对章叶说。在“太阳雨”内部，他常把江晶晶叫成江静，其实这个称呼还没有“晶晶”两个字亲密，但章叶却感到很嫉妒，不过她还是很真诚地说：“晶晶的确有一种很浓的诗人气质，如果写起来，保证不比舒婷差多少。”

“你们别抬举我了。我只是喜欢诗，但从来没想过要写诗，更没想过当什么女诗人。我和你们不同，注定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。”江晶晶谦虚地说着，随手扬出一把不知道什么时候攥在手里的石榴叶。她感到孙文涛虽然不乏魅力和热情，但似乎有些浮而不实。他和方雪是截然相反两种性格，所以她总为方雪担心。而自己和王逸飞的结局如何，她也难以把握。逸飞和孙文涛不同，他更深沉，更有一种内在的力度，也更洒脱，更能理解人。他不仅会是个事业的成功者，也一定会是个好丈夫。

江晶晶常常一个人沉浸在遐想之中，她相信王逸飞能感受到自己对他的钟情，也知道他对自己比对一般的女生好，只是总不如她所希望的那样。在众多的追求者中，她没对任何一个人动过心，她的心里只有王逸飞。星期四早晨她又收到了他们宿舍老四的一封信，可是她实在难以相信，那封坦诚热烈而又显露才气的情书会出自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侯天

亮之手。她闭上眼睛，总希望再睁开的时候落款会变成“逸飞”两个字，可事实是不会改变的。整整三天了，她装得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但侯天亮已经露出了明显的不自然。在这方面他远远不如王逸飞。整个“太阳雨”里只有他们俩是数学系的，所以大家常拿他们开玩笑，每当这时，王逸飞总能应付自如，使她不至于太不好意思。她知道侯天亮是王逸飞的好朋友，人很不错，憨厚实在，聪明认学，虽然个子不高，但俊俊的，壮壮的，也很可爱，只是他无法与王逸飞相比，所以她不可能选择他。可是怎样才能不使他太伤心呢？今晚她本来是在文科阅览室等王逸飞的，一方面想问问他，另一方面也想看看他对自己到底是什么态度，不料后来被章叶缠住了。此刻她正心乱如麻。

王逸飞接住一片江晶晶扬出的石榴叶，无意地用手揉捏着。他知道江晶晶对自己的一片脉脉真情，也相信她会是一个娇柔可爱的好妻子，可是与田亚相比，她缺少一种成熟高雅的气质，而田亚又缺少江晶晶的娇纯。他知道不可能同时得到她们，却又一天偏向这个，一天偏向那个。他在她们之间痛苦地犹豫着，只希望时间能帮他做出最后的决定，即使这个决定是残忍的。明知至少要失去她们之中的一个，他却希望这天到来的越晚越好。

“你到宿舍了。”章叶打破了短暂的沉默。

“把你们送到‘家’吧。”王逸飞瞥了宿舍一眼，灯还亮着。

从二号楼到江晶晶和章叶住的六号楼，有七八分钟的上坡路。六号楼和七号楼都是上学期才交付使用的，可以说是

校园最深处，最上山的建筑了。楼后面是一大片望不透的林子，有杏树、桃树、榆树、槐树、石榴以及许多叫不上名的树，因此从三月份开始，这两栋楼的每一个房间就充满了花香。林子里有许多小路，有的通往山顶，有的通到密林深处，但大部分都是从各种角度通往“情人谷”。“情人谷”是从相山和旁边的另一座山中间伸过来的一条山沟，比周围地面起码要深十几米，宽在五到二三十米之间，弯弯曲曲足有一千多米长，中间还有几块排球场或者羽毛球场大小的空地。沟帮上长着许多高大的乔木，一些密实实的石榴和无名灌木日夜仰望着它们。沟底有一种树更为绝妙，一根不超过两米高的主干，伞状的柔肢象帘子似的从树顶直垂地面，一到五月便足可遮住情人的秘密，因此被称为“情人树”。“情人谷”自然成了恋人们的伊甸园，天赐之地，学校也无可奈何。自从全校的大部分女生住进六号楼之后，据说“情人谷”里的花边新闻日有所增。当然，由于清新安静，这里也常是大家考试前用功的地方，平时也有人愿意到这里真真假假地散步。

“你们听说‘白裙子事件’了吗？”章叶忽然想起了晚上听说的这件事。

“‘白裙子事件’？怎么回事？”江晶晶瞅着章叶，不知道又有什么新闻。

“今天早晨有人在‘情人谷’发现一条被撕坏的白裙子，旁边还有……几件女生专用的东西。”章叶一边说一边瞅了王逸飞一眼。

“欸！”王逸飞忽然站下，眼睛直盯着六号楼。

“怎么了？”江晶晶和章叶下意识地靠在一起，胆怯地

向王逸飞看的方向望去。

“没什么。”王逸飞看着她们直笑，“终点站到了，我该回去了。”

“吓死我了！”江晶晶长长地喘了一口气。

“你纯粹是报复！”章叶一脸严肃地看着王逸飞，“半夜三更的吓唬女生，你说怎么办吧？”

“下次再也不敢了，请原谅这次我是无意的。”

“不行，得罚你！”

“怎么罚？”王逸飞不知道章叶又想出了什么馊主意。

“吻我们每人一下。”

“什么！”章叶的话把王逸飞说愣了。他看着她那副专门捉弄人的样子说：“换一种方式吧，你那位要是知道了，非和你吹不可。”

“他不会知道，再说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，不在乎这个。”章叶笑咪咪地说。

“你不在乎我可在乎，我哪能第一次就这样呢？”王逸飞心想，要是光吻江晶晶还差不多，那也不能让别人在旁边看电影啊！

“那也不行，谁让你吓唬我们了？今天你就开始第一次吧。”章叶停了一下又笑着说：“珍惜你们都是初吻，你先吻江晶晶吧。”

王逸飞暗想，章叶准是和男朋友分别的时间太长，有点熬不住了，但也不能这么闹呀！他看了江晶晶一眼，一下子把她看低了头。江晶晶也觉得章叶太过分了，可是她心里又有一种激动的盼望。看着王逸飞极其为难的样子，她有些于心不忍，于是伸出一只手柔柔地说：“请吧。”

王逸飞感激地看着江晶晶，接过她的小手，在手背上轻轻吻了一下。章叶在旁边嘟囔了一句：“这是见面礼节！算了，我的免了吧。”

槐花的香味很浓郁，王逸飞边往回走边回味着刚才的一瞬，心里涌起一阵阵不安的激动。他吓唬她们主要是不想再让章叶往下讲那个“白裙子事件”。他上午就知道了这件事，除了那条白裙子，还有一个被拉断的乳罩和一件从下边撕开的女式内裤，保卫处正在愚蠢地调查是谁丢了白裙子。他想着刚才接触江晶晶的手时那种温软的感觉，现在才明白章叶的一片好心。

可是，可是这种心意只好在心里领了，他想利用明天的野餐为侯天亮和江晶晶安排一次接触的机会。

2

和侯天亮从食品部出来，王逸飞一眼就看见孙文涛背着吉他，正在宿舍下面仰着脖子喊他。方雪站在他身边，就像梧桐旁边含苞初放的美人蕉。他连忙大声招呼他们：

“文涛——我在这儿！”

“我还以为你在做梦呢！”

“梦早就醒了。”

几个人走到一块儿，边握手边问候，心情都十分晴朗。

“你也去吗？”孙文涛问侯天亮。

“去。”

“我的女朋友方雪，矿总院护士；逸飞的好朋友，侯天亮。”孙文涛简单地给他和方雪做了介绍。

“方雪，穿得这么漂亮？小心石头和树枝都会纠缠你的！”王逸飞打量着方雪，和她开玩笑。

“你也要小心啊，白T恤，白灯芯绒裤，简直就像一个白马王子！肯定少不了花姑娘、草姑娘的钟情。”

“逸飞本来就是白马王子嘛！一会儿江晶晶往他身边一

站，那才是郎才女貌哪！”孙文涛在笑声中凑热闹，在他眼里，江晶晶非王逸飞莫属，他根本不知道侯天亮在追江晶晶。

侯天亮心如灌蜡。这时他才意识到，在王逸飞和孙文涛面前，自己是多么不起眼儿。他们俩都比他高出多半个头。王逸飞自不必说，孙文涛同样是一表人才。他比王逸飞壮一些，那条发白的牛仔裤被他绷得紧紧的，配上红格子衬衫和一把黑色吉他，显得格外青春潇洒。此时此刻，他感到自己特意换上的这身蓝色涤卡是那么的土气，那么的不合时宜。

“别拿我开心了，咱们走吧。”王逸飞知道孙文涛的话肯定使侯天亮不好受。他想把话题引开，但又不太好说。侯天亮给江晶晶的求爱信已经三天了，但江晶晶平静得像没这么回事似的。可是孙文涛哪里知道有这么多内容？他仍在热心地问王逸飞：

“说真的，你和江晶晶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我看没有比你们更合适的了。”说着转过头问侯天亮：“你说是不是？”

王逸飞生怕侯天亮被伤得太重，连忙接过来说：“我们只是一般的好朋友。爱情这种事，有时在别人眼里很般配，但实际并不一定合适。我想参加工作以后再考虑个人问题。”

“像方雪一样？”侯天亮正被孙文涛问得万分尴尬，听到王逸飞的话，急忙抓住一根稻草，借着话题跟方雪聊起来。

“你工作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“快两年了。”